

問彼嵩洛

中原訪古行記

耿朔 仇鹿鳴 編



問彼嵩洛

中原訪古行記

耿朔 仇鹿鳴 編

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问彼嵩洛:中原访古行记/耿朔,仇鹿鸣编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9.6

ISBN 978-7-101-13879-5

I.问… II.①耿…②仇… III.游记-河南 IV.K92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86320号

-
- 书 名 问彼嵩洛——中原访古行记
编 者 耿 朔 仇鹿鸣
责任编辑 郭时羽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9年6月北京第1版
201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毫米 1/32
印张8 $\frac{3}{4}$ 字数150千字
印 数 1-6000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3879-5
定 价 49.00元
-



少林寺外，墓塔簇集
古往今来的高僧，站成了一片森林
延续千年，仍在生长



北宋皇帝们活着不营建寿陵
死后才选择万年吉壤
这些陵墓散布在巩义的乡野里
留下一座封土，两排石刻，任由风吹雨打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永宁寺塔盛开在洛阳城的上空
一千五百年后，人们还在问：
那一夜的雷劈火噬，
是不幸的天灾，还是不祥的预言？



登顶峻极峰

(左起依次为王煜、孙正军、耿朔、林晓光、仇鹿鸣、胡鸿、毋有江、范兆飞)

引言：考察何为

仇鹿鸣 耿 朔

考察，是一个语义模糊的字眼，与考古作为一门学科有清晰的指涉范围不同，考察是个日常词汇，天然地介于业余与专业之间。身边每个以学术为生业的朋友，都有过这样那样的考察经历，但对考察的理解却可能大相径庭。最简单来说，学术会议之后的半天参观即可称考察；也有越走越有经验的人，每次行前都会做大量准备，再上一个台阶，就接近规范的田野调查了。

所以，2016年的那个深秋之夜，当我们十人围坐在首都师范大学附近的小酒馆里，酒酣耳热之际也不知是谁提出第二年暑假组织考察时，指向可谓相当不明确。我们分散在历史学、考古学、文学、美术史等不同学科，席上有些人还是初次见面，并不熟悉，唯一的交集，是大家的研究时段都在中古。于是，烟雨的江南、云淡的雁北乃至崎岖的蜀道，都被抛上饭桌，借助酒劲，漫天闲游，最后落地的却是听上去旅游团也会走的路线：从嵩山到洛阳。乍一看或许有些平淡，但这条路线穿越中古政治版图的心脏地带，中古历史的物质载体保存的数量与质

量均足以触到每个人的兴趣点，堪称一桌美味而经典的家常菜。

回到历史现场，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，古代的学者也有类似的访古之举；但古人所访之“古”，与今人的文物观念虽有不少重合之处，实则仍存分歧。古人访古的重点，大约包括两类，帝王前贤的陵墓坟冢及传说中的遗迹、地面上保存的石刻。特别是清代金石学大兴之后，访碑成为学者的乐趣所在，作为礼物的拓本也成为士大夫文化网络延伸的重要中介。著名金石学家吴大澂出任陕甘学政后，陈介祺、潘祖荫等纷纷致信，求取广武将军碑、仙人唐公房碑、沙南侯获碑等西北名碑的拓本，其中沙南侯获碑由于道光时才在新疆巴里坤县发现，拓片罕闻，吴大澂转托正在收复新疆途中的左宗棠代为罗致（参读白谦慎《吴大澂和他的拓工》）。尽管不少金石学家已有亲身踏查古迹的自觉，少数人也曾付诸实施，比如黄易；但囿于条件，当时学者访碑，大多不能亲赴现场，只能或派遣拓工前往捶拓，或辗转罗致拓本。可以说，尽管清代金石学研究成绩卓著，但仍不脱“扶手椅上学问”的本色。一般人多将金石学比附为考

古学的“前身”，我们对此颇有怀疑。现代考古学完全是一门从西方舶来的学问，并不特别看重有文字的遗物，现在学术中真正承续传统金石学余脉的，大约仍属出土文献的研究。或由于这一隐而不彰的分歧，目前在现代考古学观念下生发出的文物保护体系所看重的古城址、古建筑、石窟寺等，并不居于古人“访古”的中心。正因如此，1930年代梁思成夫妇在华北大地进行古建筑调查时，曾感慨“当地人对建筑不大感兴趣，当我说我对文物感兴趣时，他们就会带我去看古代的石碑”（费慰梅《中国建筑之魂：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》）。

历史的现场如何抵达？在后现代的冲击挑战甚至瓦解了文本的坚固性后，走出书斋，重返现场，就能自然而然地与古人处于同一情境了吗？正如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，现代学者与游客对历史现场的再临，本身就是对往昔的介入与重构，夹杂着现实与历史。

因此，当2017年7月18日，我们十人集合在郑州（居然

谁也没有失约)，展开行程的时候，对于考察路上能收获什么，恐怕谁也没有肯定的答案。如何在考察中有效地提出问题并思考，如何落实历史的现场感，是始终隐含于行程背后的追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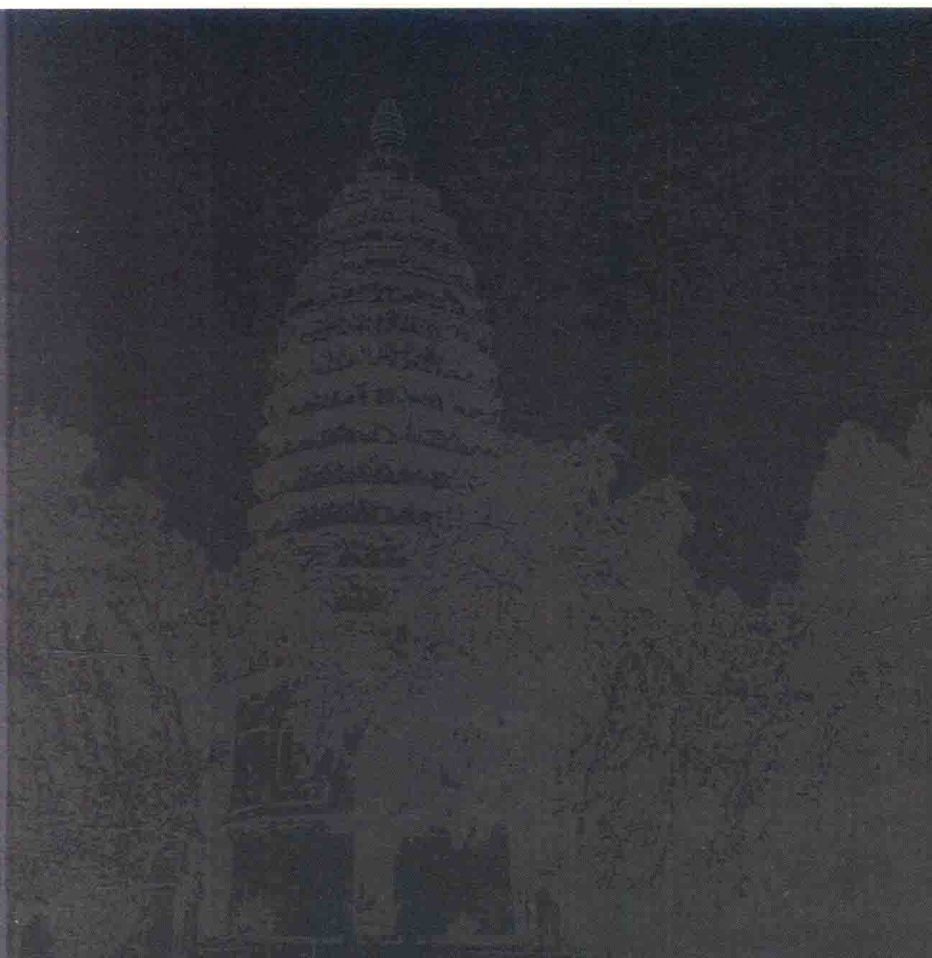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，嵩山隐隐在望，洛阳师友已置酒相候。所有的答案，唯有踏上旅程，才会一一揭晓。

目 录

引言：考察何为 / 仇鹿鸣 耿朔	1
中原看遍旧山河 / 林晓光	1
经行天下爱嵩洛 / 毋有江	31
嵩岳留胜迹 我辈复登临 / 耿朔	61
天下之中的苦乐悲欢 / 胡鸿	91
惯于石上读春秋 / 王煜	127
袁安碑前 巩义窟中 / 孙正军	151
螭龙寂寞碑额垂 / 范兆飞	179
升仙太子碑的生命史 / 唐雯	203
今月曾经照古人 / 仇鹿鸣	229
编后记 / 耿朔	259

中原看遍旧山河

◇ 林晓光



林晓光

1981年生。201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，获文学博士学位，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，日本九州大学特任准教授。已出版专著《王融与永明时代——南朝贵族及贵族文学的个案研究》、译著《东洋文化史研究》，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《文学评论》《文学遗产》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。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。

奔赴中原包熟区

2017年的夏天，网上流传着一个段子：江浙沪人民不和其他地区交朋友。为什么？因为气温没过40度，不熟！然而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——在酷暑最烈的7月下旬（准确说是7月23、24日），遍布着文保古迹的中原大地也扎扎实实过了40度，“熟”到足以和江浙沪成为好友。当“江浙沪包邮区”已合理地被自诩为“江浙沪包熟区”，中原大地也顺理成章地被划入“包熟区”的范围。就在这可怕的酷暑烈日下，我们这一班不合时宜的70后、80后中古学人却跋涉在嵩山洛水之间，任它蒸烤焖煮熟透，只为了一偿夙愿：拜谒汉魏隋唐时代遗留在这片土地上的国保文物和都城古墓遗迹。

古人说成事需有天时地利人和。如此酷热，天时是说不上了的了——这也是无奈的选择，大学“青椒”们除了寒暑二假，

实在凑不出长达一周的时间来到处转悠。至于地利，各种文保遗址都好端端在当地躺着，也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。唯有“人和”，确确实实是这一次得以成行的最大因素。说起来，最初酝酿出这般“狂想”，是在2016年年底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正军兄等组织的“中古中国的政治形态——以‘贵族制’为中心”史学沙龙上。那次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范兆飞、复旦大学仇鹿鸣二兄和我分别负责评述欧美、中国和日本三地的中古贵族/士族研究；这回同行的武汉大学毋有江、南开大学王安泰、首都师范大学王铭诸兄都在会中。中央美院的耿朔兄虽未列席会议，但向来是大家熟稔的好朋友，那天也到会场来看我们。耿朔是北大考古学科班出身，又是旅游达人，以一部《总有一段时光，虚度在江南》闻名于朋辈间。他足迹遍布大江南北，又交游广阔，熟知考古文保界的行情，是这类活动最适合不过的策划联络人。就在那天会后小酒馆里的酒酣耳热间，他带来了川大考古的王煜兄，和鹿鸣几位勾肩搭背，不知怎么就谈到了要到河南去看国保文物的事情；而后又不知怎么就建起了微信群，在脑洞乱飞的热烈讨论中，一句无心漫语渐渐生成了确定的目标和路线规划；再加上“能夏则大”的武汉大学胡鸿兄（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付建兄最后两天也加入队伍），终于有了这一次为数十人的“八校联军”嵩洛行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一路上所拜访的文物遗迹，尤其是有些国家一级文保和汉魏隋唐洛阳城考古发掘遗址等单位，往往不

是高墙深院紧锁保护，寻常无由得见，就是内蕴玄机，必须由专家带领讲解才能领略醍醐真味，否则便只见一片黄土，茫茫然入宝山而空手归了。经耿朔联系，河南省文物局，郑州大学考古学系，社科院考古所洛阳工作站汉魏洛阳故城队、洛阳唐城队，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，巩义市文物局，偃师市文物局等各单位的专家老师给予了令人感动的热情支持，在批准开放国保文物供我们参观（有几次还派专人前来引路开锁）之余，在不少地点更全程实地解说，使此次访古的学术意义更上一层楼。

无需金主，不用申请，一声呼朋唤友便能拉起队伍，实现了联合五个专业、八日间走访六城、遍看二十二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行程，这在信息沟通迟缓、依靠写信会面才能交流的昔日，恐怕是难以想象的。或许可以略带自豪地说，这与近年来年轻学人组织小型工作坊的潮流一样，折射出了新世代跨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可能。

西行之路——从郑州到洛阳

行程的规划很简明。7月18日在郑州集合，次日自驾经登封（19日、20日）、偃师（21日）、巩义（22日）、孟津（22日），最后抵达洛阳（23日—25日）。中间略有曲折，总体上是一路向西。所经历的城市及主要文物遗址单位如下：

7月18日（周二）→郑州：（上午）河南博物院